

牧羊人讀書筆記

朱敬一

2020.5.15

- p.11 我們這一代親身參與了數位時代的建構，下一代卻容易形塑成「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谷歌之手」的知識與智慧的失落的一代。
- p.19 一旦某人想要 master the rules，我認為十之八九他已經沒有改變規則的野性與衝動。想要孰悉規則的人，通常再也難以改變規則。
- p.21 讀書不是為了「有用」而讀，至少事前不知道有什麼用；但是我們越是不執著於其應用，就越能自然而然地找到應用的方向。幾十年來這是我一貫的看法，名之為「不住相讀書」。不住相讀書，就自然而然能夠孕育涵養。
- p.29 拼命閱讀「如何寫作文」，反而對作文沒有幫助。
- p.29 《金剛經》說：「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」；牧羊人說：「外交官不住相讀書，其功效不可思量」。
- p.36 在我們旁觀者眼中，這些文字交鋒就像是武打片中「一方餵罩門給另一方打」一樣，消暑解渴。
- p.38 「書法」所築基的繁體中文，是台灣與中國的重要文化分野之一。簡體字因為濃縮了文字架構，當然也就妥協了書法藝術。
- p.41 搜尋引擎也許可以節省余先生的時間，但是卻完全無助於人文知識的累積與成長。
- p.42 電影《一代宗師》有句對白：功夫，兩個字；一橫一直。我認為「人文學者」也就只有兩個字：或通或滯。余公之後，我找不到庶幾乎近的通儒型漢學研究者。要彌補這個空檔，絕對不是獎勵問題，而是教育問題。
- p.46 基本上，要成為大學者，都要有頗長一段時間「極為專注」地投入研究。那種專

注，幾乎是到了完全不旁騖其他的地步。

- p.47 數學大師也不是一開始就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」，還是要摸索、嘗試、犯錯、修正。
- p.52 如所周知，所有一門深入的專注，都不利於因應環境劇變。遍地開花的龐雜，卻往往恰能找到環境改善下的因應之道。
- p.57 功夫，是在「合乎物理原則」的前提之下，做出凌厲的攻擊或是靈巧的防禦動作。
- p.65 任何一個功夫門派的所謂大師，想靠格鬥獲勝而取得某種正當性，我認為都已經誤解了「功夫」的意涵，已然不足論矣。
- p.67 我對於好餐廳的定義非常簡單：自己願意花時間、花錢去吃飯的地方。
- p.67 我當然不是豪門巨富，「花錢」吃飯是會痛的。如果再加上時間，那麼要求的回報當然更高一些。
- p.68 牛排熟成靠冰箱溫控，火候靠烤箱時間控制，全是電子控制的機器。烹調至此，不是科技業嗎？
- p.68 現在完全著重肉質沾海鹽的吃法，像是舊石器時代的品味；真抱歉，我不太願意「付錢去體驗舊石器時代」。
- p.69 坊間又興起另一個歪風：所謂創意料理。我們這種做研究的人最清楚：天底下哪有那麼多創意？於是，上主菜端上臉盆大個盤子，上面一小片杯口直徑的肉，上緣配一根乾癟樹枝，盤子上撒上幾滴由小漸大的、嚐之像是油膏的黑點。這是創意？也許我台大待久了，直覺上這是「研究創新造假」！這種西餐，我不願意「付錢配合造假」。
- p.69 有些歌，大概某人唱過之後，別的歌手就不敢唱了，因為「自嘆不如也」。
- p.77 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生物的演化過程真的很像經濟學的分析。
- p.77 今天存在的物種，都是「在追求竟繁殖率極大，但是長期竟繁殖率是零的」。這與完全競爭均衡所描述的「廠商追求利潤極大，但均衡利潤為零」，不是很像嗎？

- p.79 大部分的「智慧」，都是動物在年幼時期培養出來的。所以年幼期間長，是該動物長大時能夠擁有高智慧的關鍵。
- p.80 停經的母性生物從天擇的角度來看「根本沒有存活的價值」，所以生物界不應該出現停經這種現象。
- p.80 「停經」的祖父母仍有繁衍的價值，因此停經並不會在演化中被淘汰。
- p.81 演化生物學鼻祖喊米爾頓早在四十年前就指出：「生物的死亡率應隨其剩餘繁殖力之下降而上升。」這就是一班所謂「老化」。
- p.83 如果人類的幼年期有十五年，十五歲起開始有繁殖能力，則對父母而言，最浪費的死亡模式是「十五歲死亡」，而最節省的死亡模式是「新生兒死亡」。
- p.85 當代演化生物學的共識是：要解釋公孔雀的大尾巴，必須要仰賴「訊息不對稱」的均衡理論。
- p.86 在演化過程中，一個能夠讓強壯孔雀凸顯其真正強壯的辦法，就是「呈現弱點」。
- p.90 我的笑話是譏諷性的，但是在開放的笑容與餐敘的禮儀包裝下，看起來純粹是玩笑。
- p.93 通識教育大師哈金斯 (Robert Hutchins) 曾經說，通識教育的核心概念，就是延伸貫穿；貫穿時間、貫穿地域、貫穿科學。
- p.94 我認為，學術研究是一個極盡馳騁、絞盡腦汁的「過程」。有的人可能研究出重要結果，有的人只能寫餛飩雜文。做研究不該有什麼極簡主義；最後的研究結果若流於淺窄，是研究者不得不消極接受的結果，怎麼說也不該成為積極的主意。主義是「一種思想、一種信仰、一種力量」；餛飩雜文、一鱗片爪的芝麻結論，憑什麼成為思想、信仰、力量？
- p.95 有時候在學術界，你得創造一些炫酷的名詞，諸如「父權自由主義」。即使這個名詞邏輯不通，它只要音韻合拍、容易引起討論，就有煽風點火的功能。創造名詞的人因此成就了一家之言，其他的考量，就不關他們的事了。
- p.104 一般而言，歹事歹念經常源於當事人的相對挫折，或是難以在既存制度下出頭的「積怨」，只好透過某種偷搶拐騙的手段，去達成某些壓抑在心底的目標。

- p.105 畢竟，「魯蛇」二字，絕對只是同輩比較的結論，與數百年來歷史有什麼變化，完全沒有干係。
- p.117 特權研究的問題是：別人沒有辦法重複，或是很難複製，以驗證或是反駁這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。兩位學者也許沒有壟斷資料，但別人真的很難有機會駁斥其結論。科學哲學家波普爾 (Karl Popper) 說，科學就是提出「可被檢證或棄卻的假說」。B&D 這樣的研究，是否能符合科學的要求呢？
- p.118 該雜誌評論文章最後提到：「經濟學家根本解決不了貧窮問題；也正因為他們解不了貧窮問題，所以他們才有那麼多『貧窮研究』可以做！」
- p.118 古人說，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。照《經濟學人》的批評，反而是一人得獎，經濟學界卻被看扁了。我想 B&D 得獎的真正傷害，正在於此。
- p.121 遺產贈與水的理論基礎改有以下三種：
- － 保險機制：遺贈稅像是子女世代立足點的資源重分配，是子女輩在「不知道自己將生於何種家庭」情況下的一種「保險」機制。所謂「不知道自己將生於何種家庭」，是羅爾斯 (John Rawls) 「無知之幕」的觀念，在這裡非常適用。
 - － 矯正資源配置：家庭財富與子女能力通常相關性不高，故我們常見富二代無效率地揮霍，而窮二代卻有能力者徒呼負負。
 - － 合乎動態公平：哲學家德沃金 (Ronald Dworkin) 指出，動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「多回饋努力、少獎勵機運」。
- p.122 網路上一則笑話：富二代經常被人誤認為孤兒，因為他們動輒問別人，「你知道我爸媽是誰嗎？」
- p.123 坊間有所謂「遺贈稅率調降到百分之十，才能收到較多稅收」，以此去合理化百分之十的稅率。
- p.133 看看二〇一九年的香港「反送中」衝擊，台灣能夠沒有國防嗎？台灣適合與香港比嗎？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，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，應該是十七%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，故有調高之議。
- p.137 為了內外資稅差區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、累進原則，是捨本逐末，卻大大

圖利了股利所得占比高的大富豪。

- p.139 「爲理念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
- p.143 有錢家戶的致富來源是土地與股票，而不是靠工作賺來的薪水。
- p.148 過去二十年，台灣的所得不均跟財富不均都在惡化中，也驗證了「富者越富」的趨勢。財產多、賺得金額多，沒關係；但是財產多、「報酬率」高，就有關係。造成「不公平」最大的關鍵，還是報酬率跟租稅政策。
- p.172 民族主義者強調兩岸人民文化同源、種族同根，不允許同族同胞自外於中國。而拒絕「一中原則」的九二共識，就是「自外」的開始，當然不能接受。
- p.173 媒體分析，卡麥隆首相的表態在憲政體制之下不但沒有意義，甚至也許還有反效果。
- p.174 民主不只是「我們這一代」人的決策要循一定的程序，民主必須是指「每一代」人民實踐憲政程序的意志不受扭曲、不被壟斷。如果老祖宗的決定可以約束我們這一代的決定，說我們「不能做這個、不准選那個」，那麼我們現在就沒有真正的民主。
- p.176 舉例而言，「終極統一」或「終極 XX」的論述，就限縮了未來子孫「不要統一」或「不要 XX」的民主選項。這樣限縮未來世代民主選擇的訴求，不符合永續民主的理念，也就不是真正的民主。
- p.177 習近平主席所定位的一中各表示「兩岸同屬一中，謀求國家統一」，這顯然是限縮未來子孫的選項。
- p.178 兩岸之間的根本差距在於「民主」，而不是「民族」。
- p.183 政經學者何泰凌 (Harold Hotelling) 與唐斯 (Anthony Downs) 在半個世紀前就指出，普選的關鍵字就是「中位數」。
- p.184 拔尖是追求極值，中位數是呈現平庸，用普選去選出拔尖領導人，這是邏輯矛盾、緣木求魚。
- p.186 普選或是任何曝光候選人的假遴選，德高望重的清流之士都會望而卻步，這就是反向選擇。

- p.197 就資安而言，我比較接受「理性主義」。通常，我們經過暗巷，看到兩旁遊手好閒的兄弟覬覦的眼神，就足以判斷「那個暗巷不太安全，要避免經過」。大概沒有哪個白癡要「親身經歷一次搶劫，被狠揍一頓」，才能判斷暗巷安全與否。
- p.203 一九八〇年代北京流行這樣一個笑話：某個丁字路口，向右路標指通往資本主義，向左指通往社會主義。柯林頓到了路口，毫不猶豫右轉；葉爾欽到了路口，考慮了一下，還是向右轉；鄧小平南巡也經此路口，他下車把路標對調方向，然後右轉。
- p.207 整體而言，俄羅斯的貧富不均遠比中國嚴重，這也是《世界不平等報告》一書呈現的結果。
- p.208 小鄧當年「摸著石頭過河」的方案，後來就逐漸成為中國的「試點」。
- p.209 也許更根本的問題是：極權國家的集體主義，其國家的「目的」究竟是什麼？是誰來絕地這個目的？所謂摸著石頭「過河」，河的對岸是什麼？如果集體主義在邏輯上就定義不出對岸，那麼怎麼過河，又有什麼差別呢？
- p.210 《金剛經》一段話！「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
- p.212 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沈恩 (Amartya Sen) 在其著作《正義的理念》中說，只有極權國家才会有大規模的饑荒。原因是：糧食其實是能引進的、夠賑災的；只是極權體制的種種僵硬，使得糧食偏偏就是到不了飢民手上，而且此種體制僵硬無從修正，所以才會產生饑荒。
- p.213 這種「家境富裕、精神失常、不肯服藥、暴力傾向」的僵硬症候群，才是柯林頓把中國引進 WTO 的關鍵錯誤。
- p.214 對中國而言，經濟成長只是麻痺人民、令他們在舒適生活下不致反抗的鴉片。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毛澤東所寫「為人民服務」五個字。但那是狂犬病患者的深夜囈語，與極權統治的現實差距十萬八千里。
- p.235 報酬遞增就表示「現在占優勢的，未來就更容易占優勢」。
- p.237 老美討厭老共高姿態作弊，居然還冠冕堂皇喊出個「中國製造二〇二五」的口號，但是又沒有辦法依現有 WTO 規則提起控訴，所以就說：「你作弊就作吧，

但是不管你作弊完之後生產出來任何東西，我都把你課稅課到痛。」川普政策的白話文，就是這樣。

- p.240 只有在單一問題面向，才有所謂「選邊」；或東或西、或戰或和之類。但若問題面向有七、八個，「選邊」就是個不當簡化的概念。
- p.245 我們不能只要求交往，而不談交往的「條件」。
- p.248 美國：「老弟，我忙著在對付反恐與中東，希望你不要在東亞給我惹麻煩」；中國：「老大，只要台灣別刺激我，我就不會招惹你」。
- p.248 在這樣的默契下，老美定下「秩序」要台灣依循，而這個大秩序之下，台灣可以適度折衝，甚至左右逢源，做到「尾巴搖狗」的地步。
- p.257 二〇一〇年有「阿拉伯之春」事件：不識彼此的阿拉伯民衆透過手訊息呼朋引伴，成功串連，發動了幾十萬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，居然就把獨裁政權推翻了。
- p.258 「六月四日」敏感，於是有人發明了「五月卅五日」作為暗語，結果沒有多久也就被網軍發現、查禁。
- p.278 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，是一個「分配」問題，不是一個效率問題。
- p.279 提升效率與改善公平是兩個平行議題。當台灣官員說簽某個協定「利大於弊」時，其實根本沒有回答受損抗爭者的問題。提升效率的定義就是指整體利大於弊，而這背後就必然有人受損有人獲利。
- p.279 自由競爭的市場雖然卻能提升效率，但是國際貿易市場卻從來就不是自由競爭市場。
- p.280 在資本主義興起的兩百多年時間裡，勞工往往是被資本家壓迫的對象。資本可以跨國移動、資本家可以與政府高官眉來眼去、資本家對勞工條件有壟斷能力，但勞工卻完全沒有資本家的這些條件。